

Transaction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Local Gazetteers

方志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
论文汇编

主办：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
中国地方志协会
承办：
宁波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汇编

Sponsors:

Office of China Local Gazetteers Directorate
Society for China Local Gazetteers

Organizer:

Office of Ningbo Municipal Local Gazetteers

2011年8月 中国·宁波
August 2011 Ningbo China

目 录

以舊志考辨 以新志存史	來新夏(1)
新編地方志如何服務於當代社會問題的若干意見	李孝聰(4)
浙江方志文獻的編修、收藏與傳播	潘捷軍(14)
論民間寫本文獻在地方志編纂中的應用	錢永興(24)
資料出處是地方志的根	周建國(39)
方志編纂中文獻引用問題試探	俞信芳(44)
新方志地情資料價值探論	王衛明(69)
多語交匯中澳門地方志編纂的史料整理與翻譯	
——以荷蘭語澳門史料為例	[中國澳門]林發欽(77)
有關明清澳門的地方志文獻研究整理出版的一些問題	[中國澳門]譚世寶(88)
河北省新河縣農村的民間信仰	
——與民國《新河縣志》作比較	[日本]森紀子(92)
14-18 世紀蕭山水災管窺	
——以乾隆《蕭山縣志》為對象的考察	汪志華(102)
地方志在當代海外中國研究中的價值和地位	[美國]程 洪(119)
舊志地圖的形態及文獻價值	劉漢忠(127)
圖片在方志文獻編纂中的作用初探	
——以《中英街與沙頭角禁區》一書為例	[中國香港]劉蜀永(134)
四川方志撰修述略	馬小彬(139)

魏晉南北朝地方文獻著述情況析論	程方勇(147)
晚明的外志編纂:以楊德周《玉田識略》為中心	錢茂偉(157)
民國廣東方志體例和記述內容淺析	胡巧利(167)
綜合志書中“政區”的作用	賈輝銘(177)
如何提高方志的文化品位	柳成棟(183)
西藏地方志記述基本形式	曹彪林(195)
由舊志續志的編修特點看當前二輪續志	沈松平(207)
續修志書的獨立性思考	
——兼議方志的傳播與利用	任根珠(230)
地方志工作與當代史研究科學結合必須解決的幾個問題探究	侯月祥(237)
人物志編纂的理論與實踐	
——以《香港通志·人物志》為中心	[中國香港]劉智鵬(245)
金門方志溯源	
——兼談編撰地方志的看法	[中國台灣]陳炳容 黃振良(250)
越南改革開放後省市方志編修情況初探	[越南]阮友心(259)
從明代書目看時人之方志收藏	張 毅(276)
廈門地區臺灣方志文獻的館藏及利用情況述略	韓 真(282)
方志文獻的寶庫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館藏志鑒簡介	葛向勇 葛麗莎(288)
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方志特色	[中國台灣]盧雪燕(319)
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孤本方志、圖說舉要	[美國]范邦瑾(333)
耶魯大學東亞圖書館藏原版舊方志綜述	[美國]李 唐(348)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中國西北方志	[美國]戴思哲(360)
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中國古籍概況及地方志資料介紹	[韓國]金孝京(378)
舊志文獻價值解讀	
——以明朝縣級志書為例	王志邦(390)
明代方志編修理論探析	劉永強(401)
明人年譜與明清方志	王 薇(413)
略論《永樂大典·吳興續志》的史料價值	沈 慧(420)

嘉靖《兩淮鹽法志》及其文獻學意義	荀德麟(430)
論萬曆《順天府志》的編纂特點及其重要價值	[中國澳門]王 熹(438)
微觀史學與地方志	
——以康熙《泗州志》為例	張乃格(470)
民國時期北京地方志編纂的特點	譚烈飛(477)
民國時期日本人所編部分北京方志史料價值舉隅	劉宗永(488)
民國《河北通志稿》研究	呂志毅(502)
城市基層社區的基本圖景	
——街道志及其學術價值	[美國]薛昭慧 張海慧(549)
新型地方志與新編地方志	
——以河北省《新河縣志》為例	[日本]森時彥(560)
從美國加州地方史料看中國地方志的學術研究價值	[美國]薛 燕(565)
廣東潮州古志考	
康熙《思明府志》考	[中國香港]馬楚堅(573)
康熙《思明府志》考	秦邕江(616)
舊方志所載今河北省保定市沿革糾謬	李 誠(624)
上海地區舊志整理傳播和開發利用述略	
南京近年來舊志文獻整理和出版概論	朱敏彥 李洪珍(643)
精心規劃 綜合運作	趙建中(653)
——《義烏叢書》古籍整理的規劃及實施情況綜述	吳潮海 劉俊義(661)
福建舊方志若干問題探討	羅 健(670)
利用方志文獻 解決重要課題	郭鳳岐(677)
方志文獻與歷史人文資源開發保護利用	戴鞍鋼(684)
試述地方志在杭州歷史文化名城建設中的作用	賈大清(690)
方志是研究地方史的嚮導與基礎	
——以寧波市文物考古工作為例	林士民(695)
地方志視野：論三峽民俗的價值取向	滕新才 周永健(702)
三峽庫區方志整理研究與當地文化遺產保護的思考	陳會兵(714)
方志資料在新一代美國中國史學者研究中的利用	[美國]何劍葉(719)

方志館與方志文獻的傳播利用

- 以深圳方志館為例 黃 玲 周 華(735)
- 猶他大學中國家譜學和地方志學課程介紹 [美國]沙其敏(745)
- 地方史志學術在新西蘭的推廣 [新西蘭]孔 東(754)

- 方志文獻數字化實踐研究 楊明祥 龔蜀東 邵建鳴 高曙明(757)
- 中國類書的特色與方志文獻數據庫的開發 周乃複(767)
- 創建覆蓋全社會的新方志公共服務體系
- 《中國新方志全文資料庫》建設實踐 曾建勳 盧 東(775)
- 試論電子方志文獻資源傳播與知識產權保護 張 晨(782)

朱士嘉先生的史志探索和成就

- 1939-1950 年美國留學和工作時期 [美國]王成志(790)
- 袁同禮主持國立北平圖書館時期的地方志收藏與整理 楊印民(805)

- 美國國會圖書館中國方志檔案 [美國]居 蜜(817)
- 斯坦福大學東亞圖書館及其地方志、地方文獻的典藏 [美國]邵東方(839)

以舊志考辨 以新志存史

來新夏

(南開大學)

地方志是我國具有悠久歷史的一種著述體裁。它記載著某一地區的自然、歷史、地理、社會、經濟、文化等內容。地方志的起源很早,如果從戰國時所寫的《禹貢》算起,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1973年,馬王堆出土漢初地形圖、駐軍圖和城邑圖,是方志的最早形態——圖經的雛形,側重于地理方面。到東漢袁康撰《越絕書》就多記及人事活動,使地方志粗具規模。魏晉以來,方志的編纂體例漸臻完備,如常璩的《華陽國志》和宗懷的《荊楚歲時記》,都是當時的方志名著。隋唐時,方志編纂工作受到政府注重。隋大業年間,“普詔天下諸郡,條其風俗、物產、地圖,上于尚書”,這是國家明令修志的開始。從此篇幅巨大的多種方志著作相繼出現,其中《元和郡縣圖志》40卷是一部影響甚大的地方志。它記述唐憲宗元和時十道所屬州縣的歷史、疆界、山川、戶口、貢賦、古迹等,南宋時圖亡,即稱《元和郡縣志》。20世紀初在敦煌石室發現唐修《沙州圖經》和《西州圖經》殘卷,已是早期方志的規模,即以圖為主,附加文字說明,為後世方志體例的定型起了先導作用。

宋代地方志的撰著,日趨興盛,體例大致定型,門類亦多拓寬,長篇巨制出現;有多達數百卷者,即以《太平寰宇記》200卷為例,在地理門外,又編入姓氏、人物、風俗數門,詳細地記錄了人物的官爵、所撰詩詞以及人事活動,豐富了地方志的內容,開後世地方志立人物、藝文體例的先河。同時在宋孝宗、理宗和度宗百年之間,三修《臨安志》,成為被後世譽稱為“體茂事備,可稱名著”的佳志。在兵荒馬亂的動蕩年代裏,一個地區的地方志,竟能續修三次,也可見當政者對地方志編纂工作的關注和重視。它也是後世續修志書的優良典範。

明清以來,方志修纂工作有了更顯著的發展,幾乎遍及府、州、縣、鄉、鎮、村,而清代的發展,尤為突出。在現存方志中,清志幾占80%。清代修志總量達6500餘種,平均每年修志20多種。它上起全國的一統志和各省通志,下至府、州、縣、鎮、鄉,無不有志。康熙初又規定六十年修志一次,對推動地方志編纂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許多著名學者也把修志工作視為學術研究。有些學者傾力于方志學的研究,對方志學的源流、體制、歷史、性質、編纂等問題,相互商榷探討,在清人文集中可以看到大量清代學者的有關論述。清代學者在修志實踐上,理論

探討上,資料搜集上,都顯示出獨特的成就,為地方志的編纂與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辛亥革命後,地方志的編纂事業以續修為重點,如河南續修了 78 部,山東在 1929~1937 年間共修 84 種。許多學者傾力于方志學的研究,對方志學的體制、源流、纂著方法等,撰寫了大量的論文和專著,其中當以梁啟超的《清代學者整理國學之總成績——方志學》為代表作。1929 年,南京民國政府內政部頒發了《修志實例概要》22 條。1946 年民國政府已處於風雨飄搖、岌岌可危的境地,還頒布了《地方志纂修辦法》,規定“省志三十年纂修一次,市志及縣志十五年纂修一次”。這些規定雖然未見全部施行,但其中內容還有可供參考和採擇之處。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政權易主不久,方志事業已在一部分人中喧嚷,除重印舊志、類編資料、編纂目錄、開展專題研究等外,最突出的事業是以不斷呼籲,逐漸實踐,廣泛開展,相繼編纂為目的的新編地方志工作,先後于各地蓬勃興起,雖經文革的巨大挫折,但經幾番辛勞,在本世紀初,終於基本完成首輪新編方志這項重大工作,并繼續開展第二輪的新志編纂工作。規定二十年一修的條款,并在距今五年前由國務院正式頒布《地方志工作條例》,對新志的性質界定、編寫體例、編纂要求等等有關內容,作了具體規定,使地方志編纂工作有法可據,有例可循。第二輪的新志編寫現正在全國各地有領導、有次序地開展,并已取得部分成果。地方志事業正方興未艾地進行。

無論舊志,還是新編方志,都有一共同特點,那就是注重文獻資料的搜求、整理、使用、保存,這是修志和用志各方的共識。清代方志學家章學誠曾論及方志的文獻價值,他說,志書的文獻可以“補史之缺,參史之錯,詳史之略,續史之無”,我們不妨摘取數例,以說明地方志的文獻價值。

大藏經是人類文化史上極為罕見的巍峨豐碑。自北宋以來,刻有十餘部,而浙江余姚曾刻過兩部,舊說其《徑山藏》是明萬曆十七年初刻于山西五臺山清涼寺,後于萬曆二十年遷余姚徑山寂照庵續刻。經新志編撰者詳加考訂,萬曆七年,紫柏禪師真可初創議刊刻時即在徑山,便以新說入志,糾正舊志之不足。

歷來史志多不注重圖籍著述,僅列其人其書名目而已。宋人施宿所撰《嘉泰會稽志》卷十六立《藏書》專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譽之“為他志所弗詳。”清人龐鴻文撰《常昭合志稿》,其卷三十二曾入藏書家三十二人,亦欠詳盡。新編《常熟市志》特立第二十二篇——《藏書·著述》,下分四章:(1)《歷代藏書》為常熟私家藏書史,記清至民國 143 人(清有 101 人),除記其字號生卒外,尚立簡況一欄,記其藏書特點;立室名一欄,記其室名,以明藏書處所,旁行斜上,一覽可得。(2)《藏書家簡介》,自百餘家中擇其聲望大者 15 家,詳其始末。(3)《今存善本書目》,按四部分類,著錄常熟市現藏善本書。(4)《邑人著作書目》,著錄鄉人著述和鄉邦文獻之目。觀此一篇,足補中國藏書文化史之缺。

少數民族史料,相對來說較少。雲南《潞西縣志》對傣族“土司集團”及其成員的服飾、飲食、居住、行走等作了生動具體的系列記述,可看到歷史上芒市土司集團的衣食住行文化,如

土司喝專門燒制的純米酒和糯米酒,也喝威士忌、三星白蘭地和茅臺酒。抗戰時期,土司住屋也有沙發、時鐘、花瓶及軟臥雙人床等,反映滇緬公路開通後的生活變化,又如土司統治阿昌族的基層政權稱“撮”,“撮”下設“檔”,每檔由一個較大或幾個較小的村寨組成。“撮”設“岳尊”一人,由土司委派,由番象山的漢人輪流充當,代土司催收官租、雜派。這些對民族史的研究都具有文獻價值。

地區文化的研究是文化史研究中的重要領域,文獻資料比較散落;但在地方志中往往保存一些足資參考的文獻。雲南《陸良縣志》記有蜀漢爨民入遷陸良,與當地民族文化相結合而開創的“爨文化”,並收錄有關碑文和考跋,為研究“爨文化”提供了翔實的資料。有的志書如《馬鞍山市志》,還設有《淹沒文化》的專章,不僅記歷代毀弃的古建築,亦記有民國時期曾存在安徽圖書館和民間的已佚珍貴文物藏品。使志書成為研究江南文化,特別是吳文化的一部重要參考書。有的志書如《青田縣志》,還保存著一些原始文獻和珍貴照片。在該志《附錄》中,就全文輯存了宋鄭汝諧的《易瓦記》、清吳楚椿的《余民考》和民初葉正度的《查災日記》等,都具有存史價值。

從上述數例看,大體上是舊志的文獻價值在於挖掘考辨,提供編寫研究的依據,而新志的文獻價值在於求真求實地創建文獻,足資後人徵信的文獻依據。是凡研究學術者對二者固不可偏廢。對新舊志書均應以審慎思辨,求真求實的態度善加利用。

2011年7月修訂于南開大學遼穀

新編地方志如何服務於當代社會問題的若干意見

李孝聰

(北京大學歷史系)

提 要:本文通過三個具體案例,說明新編地方志配備各類地圖的重要性與可應用性。地方志可以通過地圖和文字記錄過去時代減災、防災的措施,記取經驗教訓,為今天的預案工作提供借鑒。但新編地方志中地圖的配置尚存缺憾,在地方志編纂中應強調必須配有一定數量的地圖和統計圖表,尤其是城市地圖,藉以反映當代城市的時代特色和城市化進程。

關鍵詞:地圖;減災防災;地方志;城市化

Opinions on New compiled Local Gazetteers to Serve Contemporary Society

Li Xiaoco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The paper illustrate the importance and applica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maps in the new local gazetteers with three specific cases. Local gazetteers through maps and written records of a bygone era disaster mitigation and prevention measures, remember the lessons for today's plan to provide reference. But the maps of new local gazetteers remain shortcomings, New compiled local gazetteers should be emphasized to equip with a number of maps and charts, especially the maps of the city, to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temporary era of the city and urbanization.

Keywords:map;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local gazetteer;urbanization

新編地方志的工作在黨中央、中央和各級政府的關懷與支持下,在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的直接領導下,自改革開放後的三十年來取得了十分輝煌的成就。不僅詳細記錄了三十年來我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建設的蓬勃發展的各項成績,也能夠比較如實地反映各個方面的

問題，發揮了地方志“為國存史”，編志、讀志、用志的綜合效益。隨著中國經濟建設的快速增長，中國城市化的迅速擴大，中國社會努力向和諧性發展，為了使新編地方志書的內容更有效地服務於我國現階段建設的需要，應對已經發生或可能存在的自然災害和社會問題，現僅結合幾個事例，就新編地方志的編撰結構與內容上如何改進，提出以下不成熟的建議，供與會代表參考。

朱佳木同志曾經指示：第二輪修志工作的重點應針對編纂工作而不是整個修志工作。我完全贊同佳木同志對當前修志工作重點的定位。從前一輪修志的成果和業已出版的各級志書來看，“體例篇目”逐漸規範和統一，“內容記述”也趨向於平實和全面。但是，有一項內容尚存缺憾，即地方志書中地圖的配置。目前多數新編地方志缺少地圖，即使有一幅政區地圖，也僅作為示意圖，未能真正發揮有效的服務於當代社會需求的作用。我國的地方志編纂配有輿圖是一項不可或缺的好傳統。一般來說，舊地方志所配地圖包括以下幾類：

類一、天文分野圖：各省通志設此圖，府廳州縣志並非通例，反映古代將天文十二星辰、二十八宿的位置與地面上的省府所在區域位置相對應的觀念。案：此圖源自古代上觀天象俯察地理以主凶吉的傳統觀念，並無科學依據，清代以後逐漸取消，當前的新編方志自然完全不需要。

類二、省（府、廳、州、縣）全境圖：表現省（府、廳、州、縣）界的四至八到，境域內山川、城鎮、道路之分佈形勢，一些省志、府志、直隸廳志、直隸州志不僅有本省、府、廳、州的境域圖，還配有所轄縣的境域圖。案：此類地圖相當於今日的政區地圖，對瞭解轄域內的自然與人文地理，行政建置的分佈，實屬必要，故當前的新編方志絕不可或缺。但是，目前有些新方志所配的地圖，僅有政區圖，沒有或不表現地形地貌，缺少現代地理的科學表達，應亟待修補。

類三、省（府、廳、州、縣）治城圖：表現省（府、廳、州、縣）城的形制、城垣、城門、街道、河渠、衙署、壇廟、市場的佈局。案：此類地圖專為表現省城、府城、廳城、州城或縣城的城垣形態與城內街巷、河道及各類功能建築的平面佈局，在傳統社會時代，國都或地方政府的治所不僅是權力所在，亦應是首善之區，故此圖必備。在當前中國城市化飛速發展的時代，城市地圖不但繼續發揮政治代表作用，而且對舊城文物古跡的保護，城市的重新規劃與建設、減災防災工作，都極有參考價值。因此，新編方志中不能缺少城市地圖。

類四、省（府、廳、州、縣）城衙署圖：描繪省（府、廳、州、縣）城內的衙署和官屬建築平面佈局，如府屬、廳治、州屬、縣屬，試院。案：在中國王朝時期，各級衙署是地方權力的中樞，也是地方長官辦公和居住的處所，衙署內從轅門、大堂到後廳，以及其他各類堂房建築，反映著各時代地方的官制設立與職能配置，其建築排序與位置所選，歷代均有儀軌，既顯示制度的嚴格規範，並適應文書之傳遞。今天新編地方志不一定需要此類地圖。

類五、廟宇圖：描繪朝廷敕建的官方崇祀廟宇的建築佈局，如文廟、武廟（關帝廟）、城隍廟以及其他壇廟圖。案：任何政權、任何時代，代表國家法統理念與信仰的崇祀地及其建築，

歷代皆會加以保護和反復修葺。中國古代以崇儒為傳統,祭拜孔子的文廟連同府學、州縣、縣學建築,不僅反復維修,而且需要將文廟的建築平面佈局公示給官員和民眾。武廟或稱關帝廟,明清以來對關羽的封敕由關王而升帝,地位越來越高,逐漸成為官方封敕的地方鎮主,必畫圖以體現關帝廟殿宇佈局。城隍神從宋朝以降,為守護地方城池之神,地方官上任後必先到城隍廟祭拜,城隍廟亦按官式儀軌建造,繪圖以宣示後人。今天新編地方志不必需要此類地圖,但是如果列入文物保護單位,有佈局圖則便於維修。

類六、名勝古跡圖:描繪省(府、廳、州、縣)境內著名的風景名勝、歷史古跡和廟宇的分佈,甚或以“八景圖”為名表現各類名勝古跡的景致。今天隨著文物古跡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隨著旅遊產業的開發,新編地方志可以仍存舊景圖,同時繪製新景圖。

另外,地方志中還插有一些專題性輿圖,大多與各省(府、廳、州、縣)所轄境域內特有的自然、人文地理現象有關。譬如:明長城沿線各府志、直隸廳志、直隸州志均配以長城邊口圖;黃河、長江中下游沿岸各省志、府志、直隸廳志、直隸州志、縣志間或有黃河堤埝圖或長江大堤圖。

方志中配有地圖或無地圖,差別很大,其實地圖產生的功效,絕不亞於文字的記述。近年來,重大自然災害時有發生,給我國人民的生命、財產和社會基礎設施造成很大的損失,地方志應能如實地記錄自然災害發生的過程,描述黨和政府領導人民救災的壯舉。今後地方志能否再深入地為減災防災的應對做些有益的工作?例如:通過文字記述或地圖的表現,提醒人們如何注意怎樣將災害的損失減少到最小。當然,地方志編寫的原則是述而不論,因此,我們不該要求地方志評論某次災害的救助是否得當,也不應期望地方志能夠預測下一次災害的發生。可是,地方志卻完全可以通過文字或地圖記錄過去時代減災、防災的措施,記取遭受災害的經驗教訓,為今天的預案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鑒。試舉三個案例為證:

案例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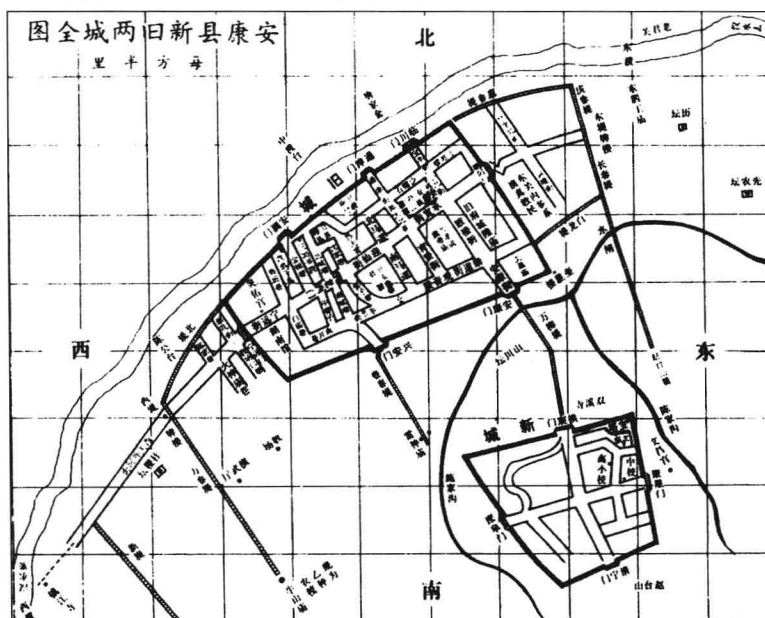
陝西安康市,舊城北臨漢江,因津渡、碼頭之功能而繁榮,但是容易遭受漢江洪水的淹灌,所以在城南高地另建新城,以避水患。舊城不僅城垣高厚,而且在東西兩城牆外加築“長春堤”、“萬春堤”以備禦水患^①;另外,又在新舊兩城之間修築“萬柳堤”、“登春堤”兩道以連接二城,其用意在於遭遇特大洪水之不測時,舊城周圍一片汪洋,舊城裡的人們能夠及時經由這二道高堤逃出^②。嘉慶《安康縣志》附舊城圖、新城圖和兩城總圖,借助這三幅地圖,就不難理解為何舊城與新城之間要修築“萬柳堤”、“長春堤”這兩道並不起擋水作用的長堤。可是,

① 長春堤,又稱東堤,宋代始建,防止城東黃羊河水位上漲,導致漢江宣泄不暢,形成逆流回泛而淹城。萬春堤,又稱西堤,宋熙寧年間修建,抵禦漢江上游洪水。《安康縣志》,安康市地方志編委會,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頁474-475。

② 萬柳堤,康熙二十八年(1689)為備舊城居民避水逃生,而于安康門(大南門)外修築,南接新城北門。登春堤,道光十九年(1838)為利舊城西部居民避水逃生而增築,自興安門(小南門)外南至新城西北。嘉慶《安康縣志》,鄭謙修、王森文纂,北京大學藏嘉慶二十年(1815)刻本,附《兩城總圖》,圖內描畫出長春堤、白龍堤、惠堅堤、北堤、萬春堤,新舊二城之間只畫出萬柳堤,沒有畫登春堤,由此可證登春堤之修建晚于萬柳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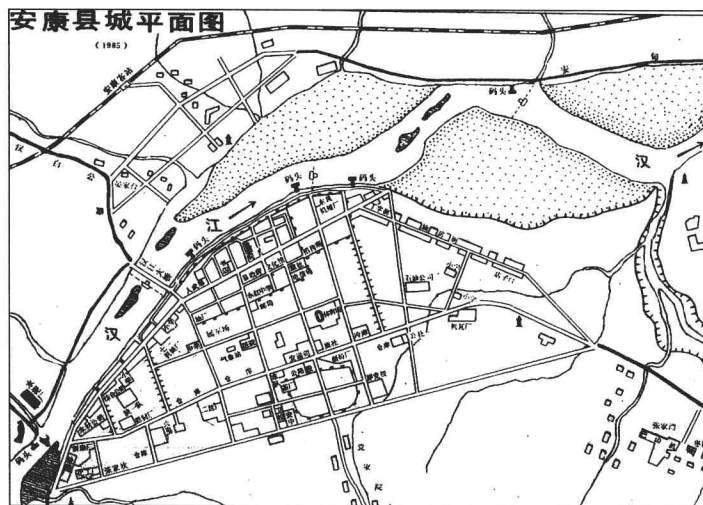
20 世紀 50 年代安康舊城部分堤段挖平爐煉鐵，城堤遭受破壞。60 年代，以“萬柳堤”、“登春堤”不屬於防汛設施，將兩道救命堤鏟平，分別改造為解放路和金州路^①。1983 年漢江特大洪水發生時，江水上漲，決破東堤，灌入舊城中，舊城居民再無法借助兩道長堤逃向地勢較高的新城，造成眾多人員傷亡。

2004 年新編《安康地區志》，對 1983 年漢江特大洪水的發生與受災情況，只是從文字上以《1983 年安康地區特大洪澇災害簡況》、《1983 年防汛、抗洪、搶險、救災工作簡況》做了記載，沒有配置相關的城市圖。雖然在第七篇水利第六章防汛抗旱第五節堤防工程中，對安康城市堤防工程自 1958 年以來遭受的破壞與維修情況做了記錄，可是隻字未提為什麼古人要修“萬柳堤”、“登春堤”兩道長堤。正是由於缺少地圖的表現力，後人難以憑藉新編地方志總結那場大洪水造成損失的經驗教訓。有幸的是，1989 年出版的《安康縣志》對 1983 年特大洪水的發生，以及抗洪救災的應對措施和過程，做了詳細且真實地的記錄。尤其寶貴的是 1989 年版《安康縣志》提供了《安康縣新舊兩城全圖》和《安康漢江“83.7.31”特大洪水決堤毀城示意圖》，以及《1983 年 7 月 27 日至 31 日暴雨分佈及移動情況》和《漢江支流“83.7.31”洪峰匯流概況》兩幅圖表。《安康縣新舊兩城全圖》雖然系根據清末舊志轉繪，但是明確地顯示了“萬柳堤”和“登春堤”的位置，使讀者十分清晰地理解安康新舊兩城之間修築這兩道堤防的用意，也能夠明白當年特大洪水來臨時為何舊城內眾多人員未能及時逃生。倘若“萬柳堤”、“登春堤”兩道救生堤尚在，肯定能夠減少一些災害帶來的損失。



附圖 1：安康縣新舊兩城全圖

① 《安康縣志》，安康市地方志編委會，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 年，頁 144-149。《安康地區志》，安康市地方志編委會，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389-393。



附圖 2:安康縣城平面圖

如果我們新編方志有新舊城市地圖的對比，對歷代預防特大洪水的工程措施有比較清醒的敘述，讓我們的地方政府、水利部門和城建部門能夠真正領會古人減災防災的理念和留存下來的設施，不再發生類似鏟平那兩道救命長堤的愚蠢行為，防災減災的工作會更有成效。

案例之二：

2010年8月7日夜，甘肅省舟曲縣城東側的三眼溝、羅家峪溝發生特大泥石流，吞沒了溝兩側和溝口的大片房屋建築，造成眾多人員傷亡。我們在悲痛之餘，也在思考像泥石流這樣的自然災害能不能避免。如果確實難以避免泥石流的發生，至少有無可能減少人員和財產的損失。

十分湊巧的是，泥石流災害發生的前一年，即2009年10月1日傍晚，筆者率領的北京大學歷史地理與古地圖研究中心考察隊曾經路過舟曲縣城，對舟曲縣老城的選址做過實地考察。我們驅車從東向西穿過三眼溝口進入縣城，三眼溝口因堆積許多碎石和卵石，道路已經崎嶇不平，顯然屬於沖積扇緣的堆積物，而且是常態多發性。1996年出版的新編《舟曲縣志》附了一幅比例尺1:6000的《舟曲縣城現狀圖》，由於是一幅帶有地形等高線的地圖，能夠完全準確地反映舟曲縣城街道、建築物與地貌的關係。《舟曲縣志》這樣記述西固城遺址^①：

“西固城即今舟曲城。漢武帝元狩六年，李廣征西入迭州，置武都郡（本廣漢郡西部都尉），治所在西固城。早期古城在舟曲西關。清人丁謙《梁書·夷貊傳地理志考證》：宕昌故城當在階州（武都）西，西固所城也。今北城外一段12米長的外城牆，留存8孔夾棍眼，屬漢代築。城內出土一件小型銅鼎，飾饗餐紋，鼎底鐫篆隸「漢世金鼎」文字。同時，還出土「貨布」銅幣。系漢遺存。”

“宋為福津故城鎮，屬階州。宋高宗紹興二十年（1150），福津縣令張俊臣築西固堡。明洪武十年（1381）千戶姚福拓築西固新城，原西固堡（舊城）為西關（《階州續志》）”。

^① 《舟曲縣誌》，舟曲縣地方志辦公室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年，頁542。

“查今舟曲西關舊城北城牆，殘高 8 米。西固新城曾三次加固倍築，殘高 9 米左右。解放後，大部城牆悉毀。現殘存城北和東部一段牆跡。”

上述新編《舟曲縣志》關於舟曲城址歷史發展過程與地理位置的記述，提供了比較真實的背景。當然，其中某些文字取材於清乾隆《甘肅通志》、光緒十二年（1886）葉恩沛修、呂震南纂《階州直隸州續志》的記載，並不完全可靠。如：有關漢武帝時李廣設武都郡的一段敘述均屬前人的揣測，年代、建置稱謂都沒有史料依據。自秦漢至魏晉，舟曲縣所在地皆宕昌羌諸部所據，北周時羌部歸順，始設建置，唐置宕州懷道縣，城址並不在今舟曲縣老城。有關南宋紹興築西固堡的敘述，亦僅見明代文獻記載，缺乏宋元史料支持。舟曲縣境內保存自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和古城址多處，說明兩千多年以來人類在此棲息繁衍，已是不爭的事實。但是，今舟曲縣城何時起築，尚待考察。比較可靠的記載舟曲老城是明洪武十四年（1381）在蒙元漢番軍民上千戶所的基礎上，重築西固城軍民守禦千戶所。蒙元軍隊在秦嶺大散關久攻南宋不下，繞道改走岷山西部問道出奇兵先下大理，再攻取南宋的廣南西路，蒙元軍南下即從今舟曲、迭部之間入岷山，在舟曲設城鎮守以保糧道是合理的解釋。明代西固城軍民守禦千戶所選址在白水（舟曲，藏語之意為白水，即今白龍江）北岸的階地上，地勢較高，城週三裡有奇^②。清朝鑒於西固城一帶番、回新附，族多地廣，為加強防範，添設兵員，並於乾隆元年在西固城設置撫民同知，維修城垣，清末光緒年間又兩次重修拓築。現存舟曲縣城垣應是清朝末年重修後留下的，北城垣殘存 700 余米，彎曲向東，橫跨三眼溝至東山（隍廟山）腳下，北門保存完好；南城垣已經改作街道，東西城垣僅有局部殘垣。在新編《舟曲縣志》所附《舟曲縣城現狀圖》上可以清晰地辨認出舟曲縣老城垣的痕跡。



附圖 3：舟曲縣城現狀圖

結合實地考察，明代西固城軍民守禦千戶所東城垣並沒有橫跨三眼溝。來自北山的溪水硝水溝，南流至縣署背後的北城牆下，向西折轉與另一條溪流匯合，作為北城壕，至今縣醫院

① 李賢等：《大明一統志》卷三十七，西安：三秦出版社影印天順刻本，1990 年，頁 647；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六十，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頁 2900。

東北西折而南流；流經西關橋下，向南匯入白龍江，成為西城垣的外壕。明代西固城的北城垣東止於三眼溝，向南折轉，東城垣東臨三眼溝的西岸而築，三眼溝實際上作為東城牆的外壕；南城垣臨白龍江北側階地的崖岸而築，20 世紀南城牆外淤出河漫灘地，即今天舟曲縣城商業局、水電局所在地，南城垣已經改造成臨江大街的東段。顯然明代營建西固城軍民守禦千戶所城時考慮到軍事防禦與防備洪水的兩重因素，因而這次泥石流災害對舟曲老城並沒有造成太大的危害或影響。清末光緒六年(1880)重建因遭受地震而殘破的西固城，三十一年(1905)再築新城，將南北城牆向東延伸，跨過三眼溝至隍廟山腳。考慮到新城垣跨三眼溝溪流而築，為防備三眼溝山洪，在北城牆和南城牆上，分別開闢了水關，用鐵、石柵欄相護，使三眼溝溪流穿城而過。當時曾留下《重修西固城垣碑記》。清末的西固城再築，雖然工程尚堅固，卻犯了致命的錯誤，即不應該橫跨三眼溝而築城，給後世留下巨大的隱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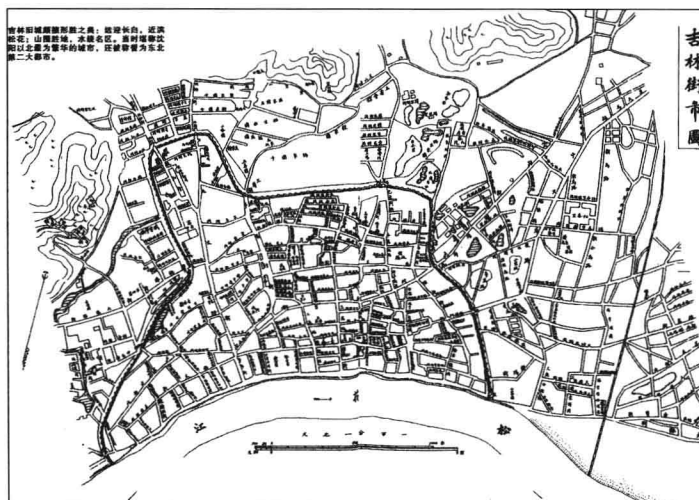
我們發現從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舟曲縣城的城市化步子邁得很大。新的城市建成區一方面從老城沿著白龍江北岸一直向東延伸，跨過羅家峪溝而擴展到鳳凰山下。另一方面則在北關外沿著三眼溝兩側，發展出大片新建築群，從《舟曲縣城現狀圖》上看，新建築群已經向北延伸到二郎山與五臺山之間，面積幾乎與老城相當。這次受泥石流災害最嚴重的地帶正是舟曲縣城向東、向北新拓展的三眼溝和羅家峪，月圓村、城關一小所有的建築物幾乎都被沖毀成爛泥地。

新編《舟曲縣志》第六章災害記載了 1950 年以來發生的暴雨、山洪和泥石流災害，包括沖出的泥石流阻塞白龍江河道的事例。同時，縣志也記錄了舟曲縣自明嘉靖以來的多次地震和所造成的災害，以及半個世紀以來的山體滑坡災害，說明舟曲縣是地震、滑坡、山洪和泥石流的多發區。在這樣一個地質、氣候條件不穩定，自然災害頻繁發生，河谷又狹窄而缺少平地的區域，是否一定要無限制地發展城市化？值得我們思考。

舟曲自然災害的發生，有其自然的規律和歷史帶來的滯後影響，但是新建城區選址不當，卻是人為的失策，本是可以避免的。新編地方志應當在記錄歷史經驗教訓的事例時加以引導才是。

案例之三：

最近幾年來城市化和房地產業在中國大地蓬勃發展，瀕江面海的“水景房”成為最大的賣點。但是景致雖好，對可能發生的災害卻要防微杜漸。這也是一個涉及建築群選址的問題，以 2010 年吉林市松花江大水為例，吉林市松花江南岸不少瀕臨松花江而新建的“水景房”被淹。為什麼吉林老城沒有被淹？為什麼吉林老城東門外的原商埠新城區進水比較少？我們還是借助《吉林市志》所附的三幅不同時代的地圖來分析。這三幅城市地圖分別是：《吉林街市圖》、《吉林省城市街圖》和《吉林市街地圖》，均根據舊圖重新清繪，分別表現清朝末年至 20 世紀 40 年代日本侵佔時期，吉林城市的形態和佈局，據此可以闡釋吉林城市發展的軌跡。



附圖 4: 吉林街市圖



附圖 5: 吉林省城市街圖



附圖 6: 吉林市街地圖

吉林原名吉林烏拉,是滿語“沿江的城池”的譯音,最早的城址在吉林市北松花江東岸,今天吉林老城興建於康熙十二年(1673),十五年鎮守甯古塔等處將軍移駐于此,乾隆二十二年(1757)更名鎮守吉林等處將軍(簡稱吉林將軍),光緒七年(1882)置吉林府,三十三年(1907)設吉林省,以吉林府為省城。《吉林街市圖》描繪出吉林舊城的東、西、北三面城牆,南面瀕臨松花江,東城牆和西城牆外分佈著河溝、水塘、窯坑窪地。吉林城依託北山和炮臺山山前緩坡而建,北城牆向外迂回成凸型,面向二山之間的谷地開設兩座北門。雖然舊城南臨江,以保證松花江碼頭的水運功能,但是因地勢比較高,又是受松花江冲刷的凹岸,城市受洪水影響不大。光緒三十一年(1905)中日簽訂《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吉林開放為對外通商口岸,允許外國人居住,在吉林省城的東城牆外邊自開商埠。《吉林省城市街圖》已經在吉林城東描繪新開闢的商埠地,面積幾乎與吉林老城相當,還標誌出“商埠事務所”、“日本領事館”。吉林城東商埠地的地勢自西北向東南逐漸傾斜,松花江從西向東流經吉林老城以後,向東南偏轉,繞過新商埠地以後,再折而向北流去,在商埠地東邊淤出大片江灘,說明新商埠地也選擇地勢相對較高的東門外開闢,受松花江洪水湮沒的機率不是很高。第三幅《吉林市街地圖》是根據日本侵佔東北三省後,對吉林市編制都邑計畫,尚未營建之前的實測圖轉繪。吉林老城東邊商埠地的街道、建成區已經擴展了許多,老城西邊的“船營區”也已經完成部分街區地段的建設。松花江南岸仍然屬於大面積的荒地,只有零星的建築。江邊修築了護堤,護堤外還留有連續的灘地。也就是說,截止到20世紀40年代,吉林市松花江南岸尚未有大規模的開發。松花江南岸的城市建設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逐漸完成的,不過從1997年出版的《中國城市地圖集》中,仍然能夠發現在松花江南岸江堤(濱江路)之外,還保持著大面積的河灘地。這一帶的地勢相對北岸要低一些,屬於松花江洪水期經常要淹沒的地段,所以本不該進行房地產開發,而應當留給松花江作為洪水自然宣洩之地。可是,近年來這片松花江南岸灘地被房地產商開發成“水景房”,儘管修了新的江堤,這些“水景房”依然沒有逃脫2010年大水期間被淹沒的損失。新編《吉林市志》的城市建設志在城市規劃篇章中既沒有對吉林城市擴展的軌跡作科學的總結,也沒有預示新的城市開發區不應當在哪些地段進行,否則這類人為選址失誤造成的損失本可以避免。《吉林市志》所附三幅不同時代城市地圖的價值就體現在這裡。

通過以上案例的分析,不僅可以看出新編地方志配備各類地圖的重要性與可應用性,而且對地方志內容的編寫結合防災減災問題提出了一些建議和設想。當前,我國地圖的印製出版可謂豐富多彩,三級志書中的現勢政區地圖,讀者很容易就可以在市面上買到,並非地方志獨有。但是,如果有不同時代的地圖進行對比,讀者則能夠體會從過去時代至當今情況的發展,從中發現需要解決的問題。此項需要及功效之實現,除非印製專題性古地圖或編制歷史地圖,一般雜誌或刊物均難有所為,惟新編地方志能夠實現。因為,三級志書覆蓋全國各省市縣區,編纂內容中自然、人文、經濟、社會兼備,又可以圖文並茂,避免時間與空間的割裂或